

【宋】陳彭年 撰

鉢 宋 廣 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陳彭年撰

鉅宋廣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鉅宋廣韻 / (宋) 陳彭年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325 - 8336 - 2

I . ①鉅… II . ①陳… III . ①韻書—中國—宋代
IV . ①H113. 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32002 號

ISBN 978-7-5325-8336-2



9 787532 583362 >

鉅宋廣韻

(宋) 陳彭年 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金壇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4.625 插頁 5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 - 7 - 5325 - 8336 - 2

H · 156 定價: 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前言

宋本《廣韻》流傳至今的大都爲南宋國子監刻本，清代張士俊澤存堂版和黎庶昌所刻《古逸叢書》本，都據南宋監本覆刻。現在所印的是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閩中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所刊，名爲《鉅宋廣韻》。這個版本，在日本遊江全善和森立之編的《經籍訪古志》內曾有著錄，惟在國內一直沒有人談起。前幾年上海圖書館收得此書，據稱原爲清朱子清（澂）家物，書中有「徐乃昌讀」印記和顧澐題記。顧澐字若波（公元一八三五—一八九六），

江蘇吳縣人，清季曾隨黎庶昌出使日本，此書即於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自日本向山榮家收得。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得上海圖書館贊助，影印發行，以廣流傳，誠爲快事。

南宋閩中刻書事業極盛，黃三郎書鋪所刻的書必多，而傳世爲人所知的只有清吳鼒所覆刻的《韓非子》一種。現在古籍出版社印出此書，嘉惠學者，在版本學上又增添了一種新的資料。案《廣韻》監本，每版二十行，此本每版二十四行。監本卷首陸法言序文前有北宋景德四年和大中祥符元年牒文，而此本以其爲書坊私刊，所以略去未刻。《四部叢刊》所收南宋巾箱本也是如此。就內容文字

來看，本書與監本稍有不同。有監本不誤，而本書誤的，也有監本誤，而本書不誤的，兩者可以互校得失。本書不誤的，例如：

序文末「論曰」一節稱「或人不達文性，便格於五音爲定」。「定」字監本誤爲「足」。平聲東韻「忽」紐「總」字注「又細絹」，「又」字監本誤作「文」。鍾韻「松」字注「松脂淪入地，千歲爲茯苓」，「茯」字監本誤作「伏」。支韻「髡」紐注「直垂切，又大果切。三」，監本脫「三」字。平聲下先韻「煙」紐「腫」字注「腫項」，「項」字監本誤作「頂」。上聲屋韻「雉」紐「薙」字注「辛夷別名」，「名」字監本誤作「地」。人聲屋韻「穀」紐「殼」字注

「《周禮》注云受三斗」，「三斗」監本誤作「二斗」。如此之類，不煩枚舉。

清代的《廣韻》刻本，一向稱張氏澤存堂本最善，可是張氏改動監本的地方很多。有些改對了，有些就改錯了。這個版本雖然也有錯字，但是可以用來參照黎刻《古逸叢書》本訂正張刻的錯誤。例如上聲紙韻「是」紐「氏」字注「又支精二音」，黎本同，而張氏誤改「精」作「指」。又上聲很韻「很」字注「俗作恨」，黎本同，而張氏誤改「恨」作「狠」。（原鈔配誤「恨」爲「狠」。）張刻改字有與曹寅所刻《棟亭五種》本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各居

一半；而出於手民刊刻的錯誤也不少。如平聲陽韻「亡」字注「逃也」誤爲「進也」，上聲獮韻「善」字注「吉也」誤爲「言也」都是。現在這個南宋刻本跟棟亭本和《四部叢刊》巾箱本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如本書上聲止韻「徐」字注「秦人呼傍人之稱」下有《玉篇》云：「尔也」五字，賄韻「讚」字注「《說文》云：中止也。又胡對切」，都與棟亭本和巾箱本相同，而與張刻不侔。又本書入聲屋韻菊紐「鞠」字注「又姓，出東萊、平原二望，漢有尚書令鞠譚。又音麌。又踢鞠」，巾箱本同，張刻作「又姓，出東萊。《風俗通》曰：漢有尚書令平原鞠譚。又音麌」。入聲沃韻「蓐」字注

「小兒愛，一曰小兒也」（文字有誤），巾箱本也有「一曰小兒」四字，張刻注文則作「小兒衣也」。可惜棟亭本所據原書缺人聲一卷，而以元刻略注本補齊，無法比對。大體來說，本書跟棟亭本和巾箱本是比較接近的，例證很多，不必多舉。由此推測，三者當是同一系統的書。

在這裏，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有一部分韻次的排列和韻目下所注的「獨用」、「同用」與監本和其他各本不同。今就本書目次敘列如下，並與監本相比較：

		平聲(上、下)			
		〔本書〕		〔監本〕	
		〔本書〕		〔監本〕	
咸符 凡第二十九	輸語 嚴第二十八 用凡同	監戶 銜第二十七	議胡 咸第二十六 用銜同	兼他 添第二十五	廉余 鹽第二十四 用添同
錢防 范第五十五	奄儀第五十四 用范同	黯胡 檻第五十三	斬下 賺第五十二 用檻同	點他 忝第五十一	冉以 琰第五十 用忝同
錢防 范第五十五	黯乎 檻第五十四	斬下 賺第五十三 同檻用范	奄宣 儀第五十二	點他 忝第五十一	冉以 琰第五十 同忝儀
法房 乏第三十四	劫魚 業第三十三 用乏同	甲胡 狎第三十二	夾侯 洽第三十一 用狎同	協他 帖第三十	涉與 葉第二十九 用帖同

從上列韻目和韻次來看，本書平聲上第二十一殷，音於斤切，與《切韻》相合，監本因避宋諱改爲欣，而本書仍作殷。本書文殷兩韻下與上聲吻隱兩韻下均注獨用，而監本文欣同用，吻隱同用。

又本書上聲琰忝謙檻儼范諸韻韻次與平聲和入聲相應，書內也相同，而監本以琰忝儼謙檻范爲次，反與平聲入聲全不相應。本書琰忝同用，謙檻同用，儼范同用，而監本作琰忝儼同用，謙檻范同用，變動甚大。從四聲韻目相承的關係來看，這些韻的排列次序自以本書爲是。監本可能據宋人所修《韻略》而改。清人戴震著《聲韻考》，曾據宋代徐鉉所訂《說文解字韻譜》和吳棫《韻補》

校定《廣韻》四聲韻目獨用同用例，抉發隱微，考案舊次，使有倫序。戴氏所論正與本書相符合。戴氏所見《廣韻》傳本不過是明本、《棟亭五種》本和澤存堂本，今有此本得與戴書相印證，足見此本之可貴。

遺憾的是原書缺去聲一卷，藏者取元人所刻略注本配齊，未免美中不足。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爲便於讀者使用，改用《四部叢刊》所收的巾箱本去聲一卷增補。巾箱本與此本相近，而且都是南宋刻本，這樣改一下，全書就成爲一部宋刻足本了，比配元刻本好。

本書序文末既有「己丑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印行」一行題記，原刻當爲南宋孝宗乾道五年所刊無疑。但顧澐題識認爲「己丑」爲北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一〇四九），那是不對的。本書平聲東韻「桐」字注「又桐廬縣在嚴州」，巾箱本同，張刻「嚴州」作「睦州」。案嚴州舊稱睦州，宋徽宗宣和三年改稱嚴州。由此也可以證明本書刻於南宋。另外，日本濛江全善和森立之編的《經籍訪古志》根據此種版本平聲韻目文第二十獨用，殷第二十一獨用，又桓字不闕筆，認爲「並與元板合，殆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公元一二八九）所刊」，他又說：「元人以好古自居，遂改文欣爲文殷，尚忘去鉅

宋字，抑亦何也？時宋亡僅十年，宋板元印當在此際，故致此掛漏歟？俟再考之。案本書實有元代補板，但與黃三八郎書鋪題記的「己丑」無關，不宜牽涉爲一事。黃三八郎書鋪曾刻《韓非子》，題爲乾道改元中元日印行，觀本書序文刻板的字體筆法和刀刻的棱角酷似《韓非子》一書，由此足以證明本書爲乾道間刻本，濛江全善和森立之的推測也是不妥當的。

周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本書雖近於宋刻巾箱本，然畢竟不同處甚多，可資校勘。同時也可以藉此得知棟亭本與各本不同確有來歷。一九三六年我校勘《廣韻》的時候，只知道有《鉅宋廣韻》，而沒有看到原書，現在上

海古籍出版社將此書影印出版，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欣喜之餘，所以稍事比勘，略抒管見，以供讀者參考。

周祖謨 一九八二年十月

此鉅宋廣額五卷日本載有昌平堂
藏者上題謂宋皇祐元年据已丑建寫

府亥三八即書鋪印行一條今攷避宋憲

顯筆字有玄敬清禎等字而英宗神

宗以下諸諱皆不缺筆間為仁宗時

丑可據日本又有景德四年刊本即康

熙間張士俊所翻刻之本是又前此刊四

十一年也並景德本花溪先生刊之於京

送叢書謂張本已正讹不少又撫故正之

改叢

行款是以知張利實隸身景德本矣

光緒己丑閏西甲子顧涇得於日本東都

因山榮黃村家以梁天監小銅佛易之

